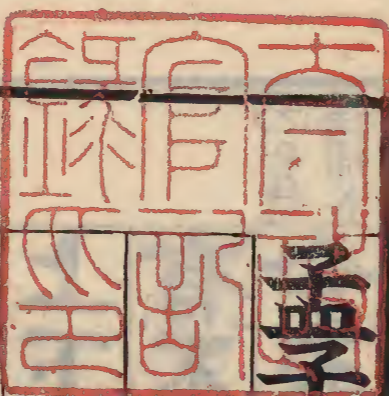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朱熹集註



梛音杯
卷丘圓
反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枲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枲捲。

若厄也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拒柳，枲捲屈木所為。

戕音牆

杞柳之性，而以為枲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枲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枲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與平聲

天音扶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

反端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

也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

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潦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

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

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天音扶
博補各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反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

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顛顛也水之過顛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

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

白之謂白猶言白猶言白之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與平聲
下同

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然則犬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

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

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功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

長上聲下同

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

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

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張氏曰上異於一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白馬自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曰吾

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

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

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與平聲下同

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

禮與嗜同夫音扶

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

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老與炙亦有外

與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

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

長上聲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

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

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

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

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

惡平聲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亦此

上章者意之意。○范氏曰。一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入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昔子思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亦此

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

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

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

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

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二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與平聲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

夫音扶

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

罪也。

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

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

惡去聲

鑠式灼

反

舍上聲
徒音師

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蓰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

詩太雅蒸民之篇蒸詩作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

好去聲

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專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天音扶
籟音平
籟音憂

籟音平
籟音憂

反 藪苦交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木 藪

麥也。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

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

我知其不為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

也蕢器也。不知入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

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

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蕢音賈

者與嗜同下同

反 姣古卯

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

也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

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太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

反 孽五割

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措亡之矣措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

反 繕工毒 去聲 惡好並

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入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梟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梟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之間，不至梟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知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

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

易去聲 暴步卜 反 見音現 天音扶

長上聲 舍音捨 與平聲

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

繳音灼射食亦

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接弓繳而射之雖與

反為是之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然也

舍上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

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

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

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其由

必有棄養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

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

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

之。乞人不屑也。豆。木器也。噓。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路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

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

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

喪去聲

食音嗣

嗔呼故

蹴子六

反

為去聲

與平聲

卿為並

去聲

為之

為並如

字

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

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一害蓋理義之心。雖

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

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

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

失其本心。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乎生死。為其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嗔。噉之食。今乃為此二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

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

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

舍上聲

事之宜謂之入路則可以見其為由
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更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其放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
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

雞大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
心至重

雞大至輕雞大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
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
心則不違於仁

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
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
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
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同信與伸

焉去聲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

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
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

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
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

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
把一手所握也

桐梓一
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

孟子卷四

七

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

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

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

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

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

其楛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楛，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人也。狼，蓋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爲去聲

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

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

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

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

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

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
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二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樂音洛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之

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非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

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

要音邀

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子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子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

聞去聲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

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

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潑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息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

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

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萁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

必志於彀。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

反。穀古侯

反。天音扶

反。萁音蹄

反。稗音賣

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

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平聲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子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

迎去聲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

於如字揣初委反

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

方寸之木至甲喻食色岑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鈞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

之曰鈗兒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鈗則

不得食則將鈗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

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及
鈗音軫
樓音婁

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一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

曰然

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

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

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

勝平聲

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是也。鳥

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後去聲 長上聲 先去聲 天音扶

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

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揚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也百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祭之服誦祭之

言行祭之行是祭而已矣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靡率必

之行之 行並去 聲 見音現

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

君可以假館願雷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

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

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

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夫音扶

弁音盤

關與聲 同

射食亦反。

孟子卷四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見關弓而

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

以不怨凱風抑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

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

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天音扶

磯音機

徑口莖反

說音稅

言舜猶然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宋姓徑名石丘地名曰

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

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時

徑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

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

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

孟子卷四

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

樂音洛下同

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王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

王去聲

王去聲

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任平聲

相去聲下同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求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屋廬子知子孟子

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

為其之
為去聲

下同
與平聲

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

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養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

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

屋廬子悅

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

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

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皆去聲
先後為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

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

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

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

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

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

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

去聲
惡趨並

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

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

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

與平聲

華去聲

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

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一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

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

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

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

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

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

稅音脫 為肉為 無之為 去聲

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見之所能識哉○尹氏曰
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謂之

五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後條

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

老失賢倍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

朝音朝

辟與闢

同

治去聲

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
者擄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倍克聚斂也讓賞也移
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
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
擄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
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
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

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

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

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駁所洽
反

羅音秋

好去聲

長上聲

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

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

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

侯五霸之罪人也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賈書加於牲上豈明天子之禁樹

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賈賈客也旅行放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

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

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水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

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

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

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木

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

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

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不一戰勝齊遂有

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滑音骨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稽所不識也滑

名慎子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

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

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

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

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有木

動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

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

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言也言不殺人而取之

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

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

也辟開壘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

為去聲

辟與關

同

鄉與向

同

同

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祭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

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

法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苦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

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

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

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殮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

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而折之欲

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

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

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

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

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

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

惡去聲

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惡平聲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

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此二者此自當世之所尚而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

知去聲

好去聲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

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

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

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

政不在於用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

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

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其次雖未行其

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

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其下朝不食

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

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

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

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說音悅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

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

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舜耕歷山三登庸說築

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於魚塩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降大任使之任

曾與增同

同衡與橫

同拂與弼

樂音洛

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心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恒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敬懼而通曉也

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

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澆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也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

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

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絮也不以其人為絮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

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林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二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文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脩身

以後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下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意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下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意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下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意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下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意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下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意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下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意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下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意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

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

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

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

言所以發其未旬未盡之意

言所以發其未旬未盡之意

言所以發其未旬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

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

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味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

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

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

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耻者。五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

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其大。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不恥不若

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

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

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

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一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人知之亦畧畧人不知亦畧畧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好去聲

樂音洛

亟去吏反

句音鈞

好語皆去聲

樂音洛

離力智反

德樂義則可以畧畧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

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

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

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

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

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見音現

夫音扶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

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彜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欲音坎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

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

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

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

皞胡老反

自然乃王者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

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音扶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

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

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

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長上聲下同

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及其聞一善二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里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

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

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行去聲

知去聲
疾丑刃
反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

疾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以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

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

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

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志也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

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

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

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

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

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君子有三樂而

樂音洛
王與皆
去聲下
並同

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

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

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言上

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

樂音洛 下同

分去聲

晬音粹

見音現

盎烏浪

反

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

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

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

太他蓋 反

辟去聲 下同

衣去聲

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
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
以無飢矣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
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雜苑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

易歛皆去聲

賜而人益之也

勝音升

也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

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

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

焉有不仁者乎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

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焉於虔反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灑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

也。觀水之灑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

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

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

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

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

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為我之為去聲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為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

也。摩頂摩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

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

隱為皆
去聲

中不待安排旁
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
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

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
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
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
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
不然則是亦
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

之害人心亦皆有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
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

故於富貴不暇
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以貧賤之故而
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
上辨之意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
意正相類皆聖賢
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
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

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
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

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
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

辭讀作
譬
與同

惡平聲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

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狎于不順太甲由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ハ天下以為心而無私者也

與平聲

反。七丹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

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

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執問曰士何事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上陳相彭更之意同 孟子曰尚志

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

而已矣殺一魚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惡平聲

反。丁念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

皆信之是舍簞食言美之義也人莫大焉

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入道之太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挑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

人則如之何

挑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一事也

然則舜不禁與

挑應問也

曰夫

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挑應問也

曰舜視

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世子喟然歎

與平聲
夫音扶
惡平聲

蹤音從

訥與欣
同
樂音洛

夫音扶

與平聲

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

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

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

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

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

呼去聲

食音嗣

畜許六反

獸畜之也交接也畜養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

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

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

曹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

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

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

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終之忍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

愈於已乎已猶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

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

矣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

者何如也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

為去聲

天音扶

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王情則不肯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

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

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有私淑艾者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

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

艾音义

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幾音機

爲去聲

反古候

率音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棄

不爲拙射變其設率設率變之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

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設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

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

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

不答何也趙氏曰滕更勝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

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

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趙氏曰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

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更平聲

長上聲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

及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

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

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

知者之知並去聲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洽。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

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

飯扶晚反。歎昌悅反。

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

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
 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二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入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

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一二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秦天伐暴之意

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
函楯也武成言

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陳去聲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

好去聲

罪也

制行伍曰陳
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
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

兩去聲

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
數一車兩輪也十書序作百

王曰無

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

焉於虔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為暴
君所虐

皆欲仁者來
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
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身焉

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

有之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善二女也果女侍
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

隨遇而安無預於
已所性分定故也

果說文
作媠鳥

果反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

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暴今

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

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隣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

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周是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名之人矯情予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

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入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

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

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

建國則立壇遺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

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

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

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

盛音成

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

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

捍患則毀其壇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

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

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重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

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子出

道也重子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危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訛理賴也今按漢書無

貉音陌

理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

益多為衆口所訛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

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義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太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

介音曼

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

塞子之心矣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

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鐘紐

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蠡蠡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

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

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十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

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

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

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

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執手

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

故其言如此

復扶又反

追音堆 蠡音禮

與平聲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

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則是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

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

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

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者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

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

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

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

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太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

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

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也豈闌也招賢也羈其足也言彼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

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

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

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

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

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

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

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

矣。或問之者，問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

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

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充滿也。穿窬，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

勝平聲。

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
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

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

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歸音恭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歸之也可以言

而不言是以不言歸之也是皆穿踰之類

也歸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歸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

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施去聲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

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

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

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者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曰氏曰無意而安

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

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舍音捨

中為行並去聲

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

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

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

貌音貌 貌音貌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言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

反 擗楚危

仞擗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

般音盤 樂音洛

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

乘去聲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

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

擗擗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

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

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

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

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

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

同也。名所獨也。肉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

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狷音絹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

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

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嚶嚶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

嚶。火交反。行去聲。

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

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

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

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

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

行去聲 踴其禹 反

闞音奄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然媚於世也者

是鄉原也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

稱古人耶又譏狃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

志也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

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曰非

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

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

孟子卷四

五十七

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汗濁也非忠信而

惡去聲
音有

似忠信非廉
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

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

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獇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

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

屬是也世衰道微太經不止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

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實
反

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何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 大尾

明治十四年五月廿二日御届
同 年六月 出版

定價金一圓五十錢

大坂府平民

後藤元太郎

西區北江戸堀三丁目
三十八番地

大坂府平民

和田巳之助

東區安土町一丁目
六番地

出版人

訓點者
相續人

